



梨庄保卫队

LIZHUANG BAOWEIDUI

故事发生的地点，是在四川省的一个边运县分——西城。这儿有一个明灵乡，乡里有一个小村子叫梨庄，以产鲜美的青皮泡梨而著名。

故事发生的时间，是正当夏末秋初，梨子成熟的季节。

这天烈日当空，天气炎热，梨庄一片寂静。人们都到田野去了，只有社主任一人在办公室里，忙碌着拟定秋收计划。

门呀然一声开了。看守梨园的长清老大爷走了进来。他手里拿着一包梨核，一进门就把它放在桌上，向社主任说道：

“你看么，这不是有了道儿了！”

社主任莫名其妙，睁着两眼瞧着他。

长清老大爷继续说：“我说不能让孩子走进梨园嘛，你们总说现在的孩子不比从前，终于让他们偷了梨子吃。”

社主任站起来说：“你抓住了么？”

“可不是！”长清老大爷把手一摆说，“今天午间我打梨园走了一遍，瞧见一个穿红短裤、白线背心的小孩在林边一晃，见我来就跑了。等我跑过去看时，地上一堆梨核，这不就是他吃的。”

社主任摸着面颊，看着桌上的梨核，半信半疑地说：“是吗？”

长清老大爷说：“难道我老大年纪还冤枉人！要不，把这些孩子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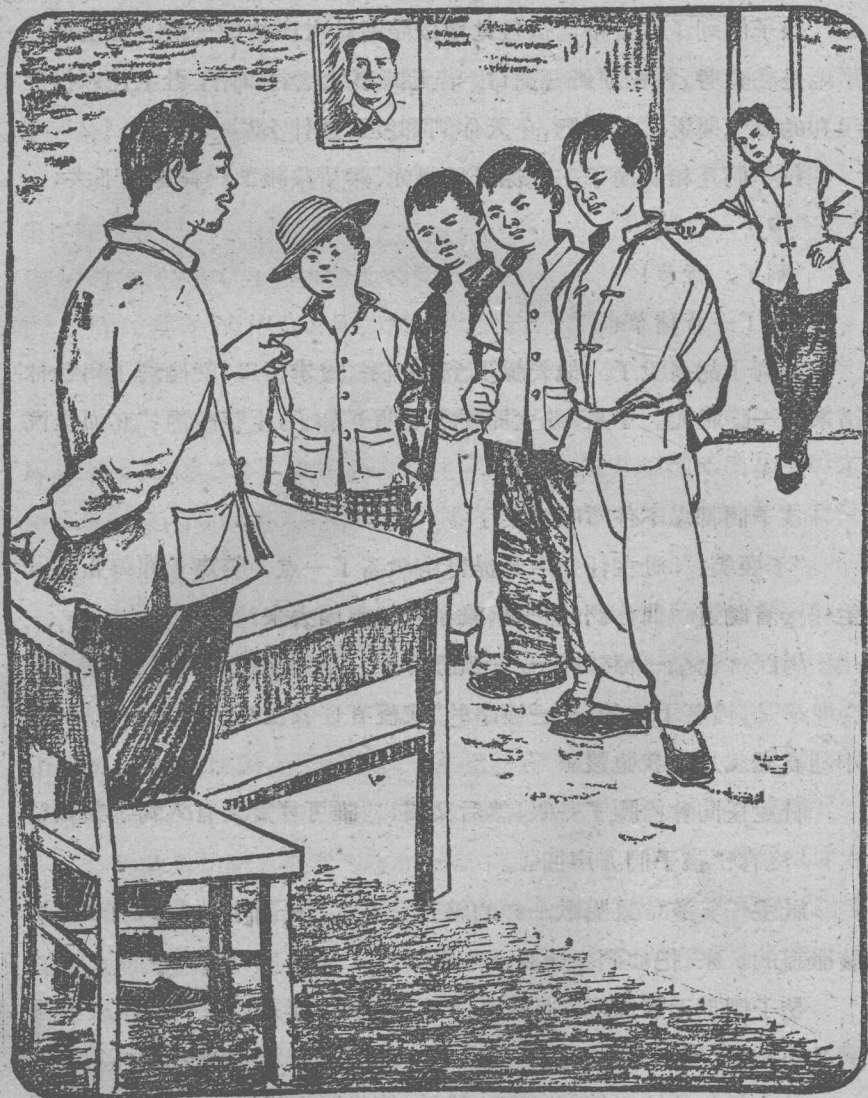
来当面追查！”

社主任笑了一笑，迟疑地摇了摇头。长清老大爷不高兴了，站起来双手一摆道：“我说么，这不叫我白操心，平时老说我固执，老眼光看人；今儿亲眼见了，还是不当回事。从此我也再甭管了。”说罢就气匆匆地走了。

社主任看着老大爷的背影笑了。上了年纪的人，是肝火盛的。特别是象这样一位忠于职守的老人，说了话竟然有人不信，也就难怪他恼了。其实，社主任也并非不相信他的话，只是觉得长清老大爷说孩子们偷梨子吃，并不完全可靠，所以不主张当着长清老大爷追查。

不过，社主任也觉得这件事情有调查的必要。打从梨子成熟起，长清老大爷曾接连几次报告，说梨子时有不见。而村里的孩子，又老爱在梨园周围转来转去。今天老大爷又亲眼见到了这回事。说不定真是孩子们偷了梨子吃。谁能料定，嘴馋的孩子，见着青黄的甜梨，不滴上几滴水。于是，他决定要把孩子们找来查问查问。同时，把这件事情和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侦察兵（现任社里的民兵队长）曾栓商量了一番。曾栓也同意把孩子找来问一问看，根据他侦察兵的眼光看来，目前孩子们的某些行动，确实令人有些莫名其妙。

于是，下午时分，社里的孩子，被集中到社办公室。其中有腰拴草绳，爱挺着胸脯的馬跃林；有歪戴帽子，爱呼噜鼻子的小胡高；以及脚轻手快机灵如野兔的何快松；和爱挥舞拳头性情暴躁的小王明。他们都是乡里完小的学生，少先队员。假期除了帮助家庭干点家务活外，就几个邀伙一起，成天在河里洗澡，在山上爬树，在草地打仗。因此，他们在一般成人眼里，简直就无一点优点可寻



孩子們到了辦公室，很自覺地按照高矮次序站了一排。社主任嚴肅地坐在桌旁，曾栓則倚着窗口，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，社主任以極度溫和的口气問道：“孩子們，今天你們都做了些什麼？”

孩子們互相交換了一下驚奇的眼光，然後象報數一樣地說下去：

“檢了一挑柴！”

“割了一背草！”

“打了一背豬草！”

輪到小胡高說了。他先說了個“在”字，尚未出口，就碰到了馬跃林橫來的一瞥眼光。於是，他立即呼嚕了兩下鼻子，干咳兩聲：“在河里洗了一天澡！”

孩子們都忍不住咕咕地笑了。

“不要笑！”社主任把聲音提得稍微高了一點。笑聲立即停止。社主任接着說道：“問你們的正事，誰今天到梨園去來？”

馬跃林稍微一驚，隨又立即鎮靜下來。干脆說道：“我沒有！”

於是，接着下來的，是一連串的“我沒有！”“我沒有！”“我沒有！”只有小胡高說成是：“我也沒有！”

社主任向曾栓瞟了一眼，然後又問：“誰可曾看到有人到過梨園？”

“沒有！”孩子們齊聲回答。

社主任笑道：“象唱歌一樣的整齊。不過，孩子們，少先隊員是不應該撒謊的。來，把你們衣服脫下來看看。”

孩子們都無限驚疑，遲疑地脫下了衣裳。於是，穿白綫背心、紅短褲的小孩子，便出現在社主任的面前。他不是別人，就是小胡高。

社主任向曾栓微笑了一下。然後，笑着問小胡高：“小胡高，你真的

沒有到过梨园么？”

“我，我——”小胡高边呼嚕鼻子，边用眼睛瞧着馬跃林。然后，支吾着說：“我——我順便去了一下。”

“哈，这就对了！”社主任笑道，“不撒謊才是好孩子。那么，你摘了梨子吃沒有？”

“沒有，沒有！”小胡高极力否認。

“你既沒有，为什么看見长清老大爷来了要跑呢？”

“哪，哪——”小胡高張口結舌，說不出話来。

“何況，你走之后，地上便遺下了这么一堆梨核！”社主任把用紙包好的梨核，放在桌上。孩子們都愣住了，小胡高更是惊慌不已。看着大家向他投来的咄咄逼人的眼光，不觉哇的一声哭了。連声叫喊：“我沒有啊！我沒有啊！”

小胡高这一哭，却把社主任弄得束手无策。因为，他虽然可以作为生产战綫上亩产千斤的能員干将，却不善于对付这群胡鬧无知的小孩。这时候，倚在窗口的曾栓走了上来。一块手帕，擦干了小胡高的鼻涕眼泪。然后，挤着眼睛，逗着他說：“小胡高，干嗎哭鼻子啦！小花猫才这样唏呼唏呼的。小虎子却是呼呼的。你是小虎子呢？还是小花猫？”

曾栓的几句话，把空气緩和下来了。小胡高不哭了。曾栓又才对他說：“不是你摘的就算了吧！何必哭哩。去吧，咱們以后再說。”說罢連哄帶劝地把孩子們打发走了，回头向社主任說道：“很有意思啊！这群小鬼給我吧，您不必操心。”

与此同时，在門外不远的道路上，馬跃林把手向孩子們一揮，說：“今晚柳林集合！”

二

晚上，月亮露出圓圓的臉，散發出白白的光。在柳林的樹蔭下，幾個孩子蹲在一堆，嘰嘰喳喳地議論些什麼。

“干嗎還不吃！”馬躍林煩躁地踱來踱去。

“這小子干什么都會出錯，干脆叫他退出保衛隊！”小王明不耐煩地嘰咕着。

“看，前面不是有人來了！”何快松用手指着前面。果然一個人影跑了來了。大家一看到這矮小的身影，便知道來者不是別人，正是他們要等的小胡高。

小胡高大概並不了解今晚會議的嚴重意義，雀躍地跑了過來，歡歡喜喜地向大家說道：“我家來了個小客人，穿海軍服，很會游泳。我們邀他參加保衛隊好嗎？隊長！”

然而，當他看到馬躍林向他射來的冷冷的眼光時，便覺得有些不妙。他習慣地呼嚕了兩下鼻子，便挨着何快松坐了下來。

“現在我們來討論一下小胡高偷吃梨子的問題！”馬躍林向大家擺一擺手說。

“我沒有！”小胡高極力呼嚕着鼻子，而且盡量地眨着眼睛。這是他要哭的預告。

何快松立即告了他一狀。說：

“他又哭，隊長！”

“要哭就是小子！”

“小花猫才唏呼唏呼的！”

不等队长吩咐，接連就来了这么几句。小胡高只好不眨眼睛，讓剛要掉下来的眼泪，忍了回去。

“你說說。今天分配你去看守梨园，怎么你却偷吃了梨子！”馬跃林把口气緩和了一下，輕声問道。

“我沒有！”

“可是，哪儿来的梨核，誰吃的！”

“我不知道！”

“瞧吧，”馬跃林向大家說，“能不能是这样的人，看守梨园却不知道誰偷吃了梨子！你說說，你是怎么守的？”

“我照着大家說的話，爬到樹上去守望，尽量不叫老大爷看見。”小胡高很有理由地說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——后来我不知怎么靠着树樑睡着了。”

“哈——睡着了！”王明和何快松都笑了。

“甯鬧，听他說。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后来我醒了。剛爬下树，就遇到长清老大爷。他向我追來，我就跑了！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后来我就不敢去了，回来了。下午听到社主任喊，我就來了！”

“最低限度也是一个不負責任的家伙！”何快松輕蔑地說道。

“最好讓他离开我們的保卫队！”王明又添上一句。

“叫我离开我就嚷出去，大家干不成！”小胡高威胁地說。

“你敢，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！”王明晃了晃拳头。

“有人！”何快松猛一下跳起来。大家都吃了一惊，四处张望。可什么也没有，只有树影儿在摇动。

“故意惊怪，把我吓了一跳！”王明喘口气说。

“我明明看到一个人影一晃！”何快松还在四处张望。

“得了吧，总是看花了眼！”马跃林叫大家坐下以后，又对小胡高说：“不是你偷的梨子，你可敢负责！”

“敢负责！”小胡高回答得挺干脆。

“对嘛！我们相信你的话。要是你敢偷梨子，我们就不要你参加保卫队，还要和你作斗争。现在，你再也不能负担守卫梨园的责任。何快松，你明天继续在梨园附近巡逻。”马跃林下着命令说。

“好，算我的！”何快松从地上站了起来，接受了任务，拍了拍胸脯，还向小胡高昂了昂头。

会议到此结束。

三

小胡高虽然受了批评，还受了撤去守卫梨园职务的处分，当时，他难过了一下。但是，一转身就立即好了。因为我们的胡高是特别喜欢忘事情的。更何况他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表兄，两个人终日一道，东游西逛，比看守梨园更有意思。

他的表兄是城里人，名叫鲁世明。五年级学生。这次是奉母命，到小胡高家里来看望外婆。这位小客人的到来，引起了小胡高的莫大兴



趣。因为第一，小客人能够游泳，而且游得很好，会耍各种姿势。而小胡高連一种简单的蛙式还不会，只会在浅水的地方，双手按着河沙，两只脚在水里乒乒乓乓地乱踢。第二，小客人会講許多故事。什么孙悟空大鬧天宮啦，武松打虎啦！这些故事听起来，会使得小胡高連飯都不想吃。此外，小客人还会唱戏、比武、耍魔术。这一些都是小胡高最感兴趣的事情。小胡高非常敬佩表兄的多才多艺，觉得和他走在一起，也是光荣的事。

然而，有一件事情，几乎完全破灭了小胡高对表兄的良好印象。原来，一天下午，他們在塘里洗完了澡，一道坐在树下休息。魯世明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个梨子来吃，并且，还送一个給小胡高。小胡高一看这梨子和梨园的皮色一样，就觉得奇怪：表兄怎么会有这种梨子，这儿又沒卖的。于是，就向表兄查問这梨子的来历。

魯世明故作神秘地說：“嘿嘿，你不知道，我这梨子是变戏法儿取来的。我只要念动几声咒語，用手一招，梨子就会从远处地方飞来。不信你瞧。”說罢，他从包里掏出一块手帕，向小胡高搖晃几下，然后放在地上，用手向空中一招，連叫几声来来来！一个大青皮泡梨，就从帕子下面慢慢地露了出来。小胡高只惊得目瞪口呆。半晌，才傻傻地問道：“表哥，我們梨园的梨子，你也会变戏法取来嗎？”

魯世明說：“那当然可以，前天打从梨园經過，就取了两个来吃！”

“那天地上的梨核，就是你丢的？”小胡高惊叫道。

“梨核！啊，那当然罗，吃了順便丢在那儿，这有什么奇怪。”魯世明滿不在乎地說。

小胡高不說話了。他呆看着魯世明。半晌，忽然說道：

“你等等，表哥，我去去就来！”說完拔腿就跑，魯世明莫名其妙，在后面呆呆地瞧着他。

看守梨园的长清老大爷，正坐在梨园的树蔭下，一面編着撮箕，一面不时地向梨园四周張望。因为，他自从发现了穿紅短褲的小孩从树上跳下来的事情以后，他更确信，偷梨子的，一定是这群淘气的孩子。为了加强防守工作，他把守望的位置由远远的屋檐下，移到梨园的树蔭下，而且还叫了小孙子来当助手。因为小孙子眼尖，能很快发现情况。他叫孙子不时到四周去巡視，看看有沒有小孩子。如果有，哪怕隔得很远，都得来通知他。

这位小助手，非常忠于职守。他捐着一根比自己还高的小木棍，当做武器。带着一付严肃的神气，机警地注視着远方。忽然，他看到一个小孩向梨园跑来了。他立即緊張起来，轉身便向老大爷奔去，气吁吁地向他报告：“爷爷，爷爷，有——有人来了！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是——是一个小孩！”

一听是小孩，长清老大爷立即站了起来，丢下撮箕，順手拿了根竹竿，急急地問道：“在哪儿？在哪儿？”

小助手指着前面說道：“看嘛，那不是！”

长清老大爷，用手遮在額上，擋住太阳光，一看，果然有个小孩向梨园跑来。事不宜迟，老大爷立即迎上前去，远远地就大声喊道：“那是誰家的小子，赶快站住！”

那小孩并不站住，还一股劲地向这儿直跑。一面跑，一面喊：“是我，老大爷，我，小胡高！”

“不管你是誰，趕快給我站住！”

小胡高只好站住，一面拭着头上的汗，一面气喘喘地說：“我——我有事，找——找您！”

“你有什么事！你这小子，又想来摘梨子！”

“不，不！”小胡高极力否認，“我的确——”

“不信你那一套，快給我滾回去！还不是你們这些小子，抽空就到梨园来偷吃梨子。快，快回去！”老大爷边說边拖着竹竿，大踏步向前冲去。

小胡高一看来势不妙，也忙忙地往后退，嘴里不住地申訴：“我的确——老大爷，你听我說，老大爷！”

“誰听你的！你这小子，要不赶快离开，我就——”老大爷說着就揚起竹竿，向前紧走几步。

小胡高被这要打的姿势吓昏了头，赶快向后一退，不料一脚踩在水沟里，溅了一身水。为了逃避竹竿的襲击，小胡高不顧沟里的水，連爬帶跳地上了岸，抱着头哭喊着跑了回去。直跑到很远的地方才站住罵道：“該死的老大爷啊！該死的老大爷啊！”

这一切都被藏在梨树上的何快松看見了。小胡高这一幕滑稽表演，使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可是，这就糟了，笑声被我們这一位机灵的小助手听見了。他大声叫喊起来：“爷爷，快来！爷爷，树林里有人！树林里有人！”老大爷听說树林里有人，又赶快跑回来，边跑边問：“哪儿有人？哪儿有人？”

小助手指着树林里說：“树上有人在笑，我听見了，哈哈哈哈哈地笑！”

何快松后悔已来不及了，現在只好打主意逃避老大爷的搜查。他

原想爬得再高一些。但是当小助手把老大爷引到他躲藏的树下时，他知道藏不住了，应该赶快想法，否则，长长的竹竿，就会打在他的脚上。说时迟，来时快，还没有等到老大爷看清他的位置，何快松猛一下从树上跳了下来，立刻又爬起来，象野兔一样的跑了。直气得老大爷搔头踢脚，指着何快松的背影，在后面大声骂道：“小兔崽子，别跑嘛！哪天在我的手里，准得把你送到乡政府去！”

“干什么啦，大爷！”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在后面响起。

老大爷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富农赵承金的老婆赵二嫂子。老大爷斜看了她一眼，没有吭气。半晌，才嘟囔着嚷道：“哪来这些小子，简直无法无天！——你从哪儿来的？”

赵二嫂子把手中的瓶子伸给老大爷瞧，说：“到場上去打酒来。你二侄儿病了，打点酒去吃！”

“怎么又病了？”

“可不是，老毛病。一到这两天就要发作。大爷，您喝点儿酒吧！”

“嗯，不，不，我不喝酒。”老大爷只是摇头。

“喝一口吧，这有什么关系！你二侄儿也是欢喜这一杯。您一天到晚为大家的利益，看守园子。喝一口酒又算得什么。”

长清老大爷虽然厌恶赵二嫂子的甜言蜜语。可是，一则别人劝得殷勤，不好推辞；二则酒香扑鼻，确也想喝一口。于是接过酒瓶，喝了两口。赵二嫂子接过酒瓶，且不忙走，蹲在老大爷身边，笑咪咪地问道：“大叔，刚才那孩子究竟干什么啦！”

“干什么，偷摘梨子！”

“偷摘梨子！”赵二嫂子吃了一惊，说，“唉，这些孩子也太不成话。这

是合作社的梨子呀！公家的东西，都应该爱护，怎么还偷着摘呢！也的确要惩罚一下才好。要不然，将来就更难得管罗！”

“是罗！我不就是这样说！”老大爷拍拍手说。

“大爷，我告诉您！”赵二嫂子四面张望了一下，挨近老大爷身边，悄声地说，“这些孩子当中，有一个您要特别注意！”

“谁？”老大爷惊问道。

“马老叔家的儿子马跃林！”

“他咋的？”

“咱听女儿说，昨天她到马跃林家里和他妹妹踢毽子。一不小心，毽子踢到柴堆里。俺女儿爬到柴堆去取，一下子踩到一包硬梆梆的东西。她用手一摸，是包梨子。俺女儿没敢吭气，回来就对我说。我吓得一下子把她嘴蒙起，不准她乱说。可她硬是亲眼看到的。大叔，您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老大爷惊疑地说：“这可是真的？”

赵二嫂子说：“真不真我可不敢断定。马老叔向来就忠厚老实，跃林这孩子看起来也有理有法，他能做这样坏事！也许是俺女儿搞错了。所以，我一直不敢对您说。今天您说起孩子偷梨子的事，我又才想起。顺便对您谈谈，也没个把柄。大叔，您就别当回事，以后注意点儿就行了。”说着她笑嘻嘻地招呼一声走了。

老大爷瞧着她的背影，半信半疑。孩子们爱吃果子，偷摘几个吃倒是有的。怎么会一包一包地往家里藏呢！这可得去瞧瞧，看是不是真的。

四

这天，馬跃林正在家里打扫院落。忽然后面有人喊他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长清老大爷。他連忙放下扫帚，招呼讓坐。老大爷且不就坐，在院子里东張西望。最后把目光停留在柴堆上，說道：“你真勤快呀，打了这許多柴！”

“沒有多少！”馬跃林非常奇怪，这一位性情古怪的老头子，今天忽然关心起他的柴来了。

“我这两天正缺柴燒，能不能借捆給我！”老大爷指着这堆柴火問。

“拿去燒吧，还用得着借！”

“好吧！我就拿一捆去。可我得选捆干的。”說罢，老大爷就走到柴堆前，把所有的柴火，一捆一捆翻开来看。忽然，一个棕包从柴堆里露了出来。老大爷用脚一踢，問道：“这是什么？跃林！”

馬跃林走来打开一看，不覺惊叫起来：“呵，梨子！”

老大爷冷笑一下，臉色慢慢地沉了下来。他严肃地看着馬跃林，說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孩子！”

“我也不知道啊！”

“不知道，在你柴堆里发现的，还能不知道！”

“我的确不知道！”馬跃林摊开双手，哭丧着臉說。

“別装傻吧，小子！早就知道你啦！还亏你是少先队员呢。怎么說呢，盜竊社里的梨子！”

盜竊社里的梨子，这是一句多么刺心的話啊！馬跃林万想不到，

今天会在自己家里搜出这一包梨子。是誰搞的鬼啊！自己还在組織隊員，保卫社里的梨園，盜竊者的罪名，反而落在自己的頭上。多么痛心啊！誰把梨子放在這兒，這梨子究竟從哪兒來的！馬躍林說不出所以然來，也无法向人辯解。他氣得呆在那兒，兩眼發直。可老大爺一定要他說出個來歷。他氣得沒法，雙手一抱，一屁股坐在階沿上，橫着臉說：“我不知道，反正不是我偷的！”

“好小子，態度還这么強橫！明明在你的柴堆下翻出來，還不承認。好吧，你既不認賬，咱們交給社里處理！”說罷，老大爺氣匆匆地提着梨子，往社辦公室走去。

老大爺走后，馬躍林立即把王明、何快松找來，告訴了他們這件事情。還來不及商量對策，曾栓就派人來喊了他去。王明等不放心，也跟着前去。在路上又遇到小胡高，只見他褲子還濕淋淋的，挽得老高。孩子們也來不及問清根由，把他也叫着一齊去了。

馬躍林一個人走進社辦公室，只見民兵隊長若無其事地踱來踱去，長清老大爺板着面孔坐在一旁吸着草煙，室內異常寂靜。馬躍林一聲不吭地找了一張凳子，背着長清老大爺坐下。

曾栓看着他笑了一笑，問道：“怎麼啦，躍林，氣呼呼的！”

“不高興唄！”馬躍林翻了一下眼皮說。

“干嗎不高興？”

“有人說我偷了梨園的梨子！”

“干嗎有人說！”長清老大爺放下煙杆，站起來問，“在你家里搜到了贓物，還是別人說的！”

“是羅！這包梨子是在你家搜到的啊！”曾栓指着桌上的梨子，也附